

於一時有限陞費於後日無窮多陞不若重賞 上
從之永樂六年論平交趾功惟陞元功餘皆頒賚有
差

陳建曰夏忠靖謂賞費有限陞費無窮此謀國名
言也惟陞元功餘皆頒賚此祖宗賞功良法也正
統以後則大不然王驥麓川之役封爵陞賞至萬
餘人天順中有一衛官至二千餘人者矣成化中
天下軍職至八萬餘人正德中遂踰十萬矣使累
朝賞功皆遵 祖宗良法豈冗濫至此

政術

齊襄王立田單相之過淄水有老人涉菑而寒單解裘
而衣之襄王惡之曰單之施將欲以取我國乎不早
圖之恐後之左右顧無人巖下有貫珠者王呼而問
之曰女聞吾言乎女以爲何若對曰王不如因以爲
已善王嘉單之善下令曰寡人憂民之饑也單收而
食之寡人憂民之寒也單解裘而衣之寡人憂勞百
姓而單亦憂之稱寡人之意單有是善而王嘉之單
之善亦王之善已王曰善乃賜單牛酒嘉其行後數
日貫珠復見王曰王至朝日宜召單而揖之於庭口

勞之乃布令求百姓之饑寒者收穀之使人聽於閭里聞丈夫之相與語曰田單之愛人嗟乃王之教也曹操初建魏府以毛玠崔琰爲東曹掾吏銓衡人物選用先向勤儉於是天下士人皆砥礪名節務從約損和洽言於操曰天下大器在位與人不可以一節檢也儉素過中自以處身則可以此格物所失或多今朝廷之儀吏有着新衣好車者不謂之廉潔至令士大夫故污辱其衣藏其輿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壺餐以入官寺夫立教觀俗貴處中庸爲可繼也今崇一槩難堪之行以檢殊途勉而爲之必有疲瘁古之大

教務在通人情而已凡激詭之行則容僞矣

吳選曹尚書暨豔盛明臧否頗揚人暗昧之失陸瑁與書曰聖人嘉善矜愚忘過記功今王業始建將一大統此乃漢高棄瑕錄用之時若令善惡異流貴汝穎月旦之評誠可以礪俗明教然恐未易行也豔不能行卒以致敗

漢先主克成都諸葛亮乃峻刑法人懷怨歎法正諫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據一州初有其國未垂惠撫願緩刑弛禁以慰其望亮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無道政苛民怨高祖

因之可以弘濟劉璋闇弱自焉以來有累世之恩德政不修威刑不肅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極則慢所以致弊實由此也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恩榮並濟上下有節爲治之要於斯爲著

唐河隴沒於吐蕃自天寶以來安西北庭奏事及西域使人在長安者歸路旣絕皆仰給於鴻臚禮賓委府縣供之於度支受直度支不時付直長安市肆不勝其弊李泌知胡客留長安久者或四十餘年皆有妻子買田宅舉質取利甚厚乃命檢括胡客有田宅者

凡得四千人皆停其給胡客詣政府訴之泌曰此皆從來宰相之過豈有外國朝貢使者留京師數十年不聽歸乎今當假道於回紇或自海道各遣歸國有不願者當令鴻臚自陳授以職位給俸祿爲唐臣人生當乘時展用豈可終身客死耶於是胡客無一人願歸者泌皆分隸神策兩軍王子使者爲散兵馬使或押衙餘皆爲卒禁旅益壯鴻臚所給胡客纔十餘人歲省度支錢五十萬緡

宋趙普爲相於廳事坐屏後置二大甕凡有人投利害文字皆置於其中滿卽焚之於通衢

李文靖公常言沈居重位實無補萬分惟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惟此少以報國耳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徇所陳請施行一事卽所傷多矣劉元城論本朝名相最得大臣體者惟李沆一人正謂此也

司馬溫公議改科舉法范忠宣曰朝廷欲求衆人之長而元宰先之似非明夷蒞衆之義不若清心以俟衆論可者從之不可者更俟衆賢議之忠宣公之意欲用晦以來衆論

陳忠肅公嘗爲別試主文林自謂蔡卞曰聞陳瓘欲盡取史學而黜通經之士意欲動搖荆公之學也卞謀

因此害公而禁絕史學計畫已定惟候公所取士求疵立說而行之公預料其如此乃於前五名悉取談經及純用王氏之學者卞無以發然五名之下徃徃皆博洽稽古之士也公曰當時若無矯揉則勢必相激史學遂廢故隨時所以救時不必取快目前也

趙忠簡公鼎再相已踰月未見所施朝士或以此責之公曰今日事如久病虛弱之人再有所傷元氣必耗惟當靜以鎮之若大作措置煥然一新此趣死之術也張德遠非不欲有爲而其效如此亦足以爲戒矣陸象山曰徃時充員勅局浮食是慚惟是四方奏請延

臣面對有所建置更革多下看詳其或書生貴游不諳民事輕於獻計不知一旦施行片紙之出兆姓蒙害每與同官悉意論駁朝廷清明當得寢罷編摩之事稽考之勤何足以當官之膳或庶幾者僅此可以當萬一耳

元主成宗卽位江浙行省臣言陛下卽位之初詔蠲今歲田租十分之三然江南與江北異貧者佃富人之田歲輸其租今所蠲特及田主其佃民輸租如故則是恩及富室而不被於貧民也宜令佃民當輸田主者亦如所蠲之數從之

治體

漢武帝方事匈奴卜式上書願輸家財半助邊上使使問式欲官乎曰自少牧羊不習仕宦不願也使者曰家有寃欲言乎曰臣生與人無所爭何故見寃使者曰苟如此子何欲式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爲賢者宜死節於邊有財者宜輸委如此而匈奴可滅也使者以問上以語丞相公孫弘弘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爲化而亂法願陛下勿許上又不報數歲乃罷式

唐契丹陷幽州饋輓不給左相豆盧欽望請輟京官兩

月俸料以助軍御史王求禮謂欽望曰公祿厚俸優
輟之可也國家富有四海足以儲軍國之用何藉貧
官薄俸公此舉豈宰相法耶欽望作色拒之奏曰秦
漢皆有稅筭以贍軍求禮不識大體妄有訟辭求禮
曰秦皇漢武稅天下虛中以事邊奈何使聖朝則效
不知欽望此言是大體耶事遂不行

廣州都督裴旻先下獄玄宗與宰相議其罪張嘉貞請
杖之張說曰刑不上大夫爲其近君且以養廉耻也
故曰士可殺不可辱臣受詔巡邊聞姜皎杖於朝堂
配流而死皎官是三品亦有微功若其有犯應死卽

殺應流卽流奈何以伍卒待之事往不可追豈宜復
蹈前失上然其言嘉貞不悅退謂說曰何言事之深
也說曰宰相者時來卽爲豈能長據若貴臣盡當可
杖恐吾等行當及之此言非爲旻先乃爲天下士君
子也嘉貞無以應

旻直省切

宋熙寧中蘇子容判審刑院知金州張仲宣坐枉法贓
論當死故事命官以贓論死皆貸命杖春黥配海島
蘇請曰古者刑不上大夫可殺則殺仲宣五品雖有
罪得乘車今杖而黥之使與徒隸爲伍得無重污多
士乎乃詔免杖黥止流嶺外自是遂爲例

郭子儀壻太僕卿趙縱爲奴當干發其陰事下御史劾
治而奴留內侍省張鎰奏曰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
曰比有奴告其主謀逆此極弊法假令謀反自有他
人論之豈藉其奴告也今後奴告主者盡令斬決由
是教本旣正悖亂不萌頃者長安令李濟得罪因奴
萬年令霍晏得罪因婢與臺下類主反畏之悖慢成
風漸不可長建中元年五月詔諸奴婢告主非謀叛
者同自首法並準律處分今縱非叛逆奴實姦兇奴
留禁中縱獨下獄情所不厭將帥之功莫大於子儀
歿身未幾而壻先以當辜趙縱今又下獄錄勳念舊

猶或可容德宗納之貶縱循州司馬杖奴死鎰令召
子儀家僮數百以死奴示之

有誣告故尚父子儀入張氏宅中有寶玉者張氏兄
弟與尚父子孫相告訴詔促具獄侍御史盧群奏曰
張氏以子儀在時分財子弟不合爭奪然張氏宅與
子儀親仁宅皆子儀家事子儀有大勳望陛下特赦
而勿問俾私自引退德宗從其言時人嘉其識大體
左丞田季羔從子伯彊請贖私第募兵助討吐蕃柳渾
言於德宗曰季羔先朝名臣田祖以來世孝謹表闕
於門隋時舊第惟田一族耳討賊自有國計豈容不

肖子毀門禱徼一時俸損風教哉請薄責以示懲上
嘉納

宋趙槩與歐陽修同在史館槩厚重寡言修意輕之會
修從子晟妻淫亂事覺語連及修修時爲龍圖閣直
學士上怒獄急群臣無敢言槩乃上書言修以文學
爲近臣不可以閨房曖昧之事轉加汙蟻臣與修踪
跡素踈修之待臣亦薄所惜者朝廷大體耳

蔡確失勢日久遂懷怨望在安州嘗賦車蓋亭詩十章
知漢陽軍吳處厚上之以爲皆涉譏訕於是臺諫言
確怨謗乞正其罪執政議寘於法范純仁王存獨以

爲不可力爭之文彥博欲貶確嶺嶠純仁謂呂大防
曰此路自乾興以來荆棘近七十年吾輩開之恐自
不免大防不敢言越六日貶確英州別駕新州安置
純仁又言於太后曰聖朝宜務寬厚不可以言語文
字之間曖昧不明之過竄誅大臣今舉動宜爲將來
法此事甚不可開端也且以重刑除惡如以猛藥治
病其過也不能無損焉不聽

按自蔡確安置之後元祐諸君子徃徃以言語文
字相繼斥謫一時名賢布滿嶺海誰實開之范忠
宣之言於是乎驗矣慮貴及遠事謹造端當事者

慎不可快心一時而重以貽後日之患也

靖康歲都城受圍禦敵器甲剝弊或言太常寺有舊祭服無所用可以藉甲少卿劉珪具稟欲獻於朝以付書史史作字楷而敏平常無錯誤珪將上馬立俟之既至而結銜脫兩字趣使更寫至於三其誤如初珪怒責之遂巡謝曰非敢誤也某小人竊有管見在禮祭服敝則焚之今國家迫急誠不宜以常日論然容臺之職惟當秉禮少卿固體國不若俟朝廷來索則納之賢於先自背禮而有獻也珪愧歎而止

寧宗卽位踰月留正以一二事件旨特批逐之人方服

其英斷朱子被召至上饒聞之有憂色曰人心易驕如此某方知可懼或問曰某專恣當逐何懼之有曰大臣進退當存其體貌豈宜如此又問恐是廟堂諸公難其去故以此勸上逐之曰不可如此何不使其徒諭之以物論不佳恐丞相久勞機務或欲均佚俟其請去而後許之則善矣勿主新立豈可導之輕逐大臣耶

胡霆桂開慶間爲鉛山主簿時私醋之禁甚嚴有婦訴其姑私釀者霆桂詰之曰汝與姑和平乎曰和曰旣和則能代汝姑受責矣以私醋律笞之政化遂行縣大

治

國朝天順中石亨與太監曹吉祥怙寵擅權有投匿名書指斥時政者緝捕甚急舉朝惶駭亨勸上出榜募能告捕者賞以三品職上令撰榜格岳正與呂原見上曰爲政有體盜賊責兵部姦宄責法司豈有天子自出榜購募之理縱欲窮治其事緩則人情怠忽事自覺露急則人情危懼愈求韜晦不如勿究吉祥從旁請究甚力上徐曰正言是也

弘治中藉權豎李廣家得一納賄簿籍科道請出簿籍按名究問預名者惶懼甚編修羅玘疏言具瞻攸在當存國體不必指其名暴其惡宜諭令自陳或黜以他事庶不貽朝廷羞事雖得寢而納賂者之姓名盡傳於朝野矣

益智編卷之五

政事類二

革俗

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是時五素不得一紫桓公患之管仲曰君何不試勿衣紫也謂左右曰吾甚惡紫之臭於是左右適有衣紫而進者公曰少遠吾惡紫臭於是日郎中莫衣紫其明日國中莫衣紫三日境內莫衣紫也

齊景公好婦人而丈夫飾者國人盡服之公使吏禁之曰女子而男子飾者裂其衣斷其帶裂衣斷帶相望

益智編卷之五

政事類二

革俗

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是時五素不得一紫桓
公患之管仲曰君何不試勿衣紫也謂左右曰吾甚
惡紫之臭於是左右適有衣紫而進者公曰少遠吾
惡紫臭於是日郎中莫衣紫其明日國中莫衣紫三
日境內莫衣紫也

齊景公好婦人而丈夫飾者國人盡服之公使吏禁之
曰女子而男子飾者裂其衣斷其帶裂衣斷帶相望

而不止晏子曰君使服之於內而禁之於外猶懸牛首於門而求賣馬肉也公胡不使內勿服則外莫敢爲公曰善使內勿服不旋月而國莫之服也
齊人甚好轂擊相犯以爲樂禁之不止晏子患之乃爲新車良馬出與人相犯也曰轂擊者不祥臣其祭祀不敬居處不順乎下車棄而去之然後國人乃不爲楚俗好卑車莊王以爲卑車不便馬欲下令使高之叔孫敖曰令數下民不知所從王必欲高車臣請教閭里使高其柵乘車者皆君子君子不能數下車王許之居半歲民悉自高其車

趙西門豹爲鄴令問民疾苦長老曰苦爲河伯娶婦豹問其故對曰三老廷椽歲歛百姓錢數百萬用二三十萬爲河伯娶婦與祝巫共分其餘錢巫行視人家女好者卽聘取洗沐之爲治齋宮河上張緹絳帷如嫁女牀席令女居其上浮之河中行數十里乃没人家有好女者多持女遠逃亡以故城中空無人又困貧俗語曰卽不爲河伯娶婦水來漂沒溺其人民云豹曰爲河伯娶婦時幸來告語吾亦往送女皆曰諾至其時豹往會之河上觀者二三千人其巫老女子也從弟子十人立巫後豹曰呼河伯婦來視其好醜

將女出帷中豹顧謂三老曰是女子不好煩大巫嫗
爲人報河伯更求好女後日送之使吏卒抱大巫嫗
投河中有頃曰巫嫗何久也弟子趣之復以弟子一
人投河中有頃曰弟子何久也復使一人趣之復投
一弟子河中豹曰巫嫗弟子是女子也不能白事煩
三老爲人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豹磬折嚮河立待良
久顧曰巫嫗三老不來還奈何欲復使廷椽與豪長
者入趣之皆叩頭破額血流地色如死灰豹曰且留
待之須臾曰廷椽起矣河伯留客久若皆罷去歸矣
吏民大驚恐是後不敢復言爲河伯娶婦

漢九江郡唐后二山名有神衆巫爲取公嫗歲易男不
得復娶女不得復嫁百姓苦之太守宋均到官主者
白出錢給聘男女均曰衆巫與神合契知其旨欲卒
取小民不相當於是勅條巫家男女以備公嫗巫叩
頭伏罪乃殺之是後遂絕

按西門豹之沈巫自是古今一奇流俗惑於鬼神
雖重禁之不爲止不得以殺止之况民間好女
歲死於巫嫗三老之手者不知凡幾卽一死寧足
盡其辜哉宋均取公嫗事絕相類何子元謂其法
甚厲殆於不教之虐郡國賢亦謂其術而未仁九

原有知恐未肯服且豹沈巫之後卽發民鑿十二
渠引河水灌田說者謂不獨灌田所以分殺水勢
使無復河患以破娶婦之惑此又豹之政本也
會稽俗多淫祀常以牛祭神百姓財產以之困匱其自
食牛肉而不以薦祠者發病且死先爲牛鳴前後郡
將莫敢禁太守第五倫移書屬縣曉告百姓其巫祝
有依託鬼神怖詐愚民皆案論之有妄屠牛者吏輒
行罰初頗恐懼或祝詛妄言倫案之愈急後遂斷絕
百姓以安

周舉爲并州刺史太原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

禁至其亡月咸言神靈不樂舉火由是士民每冬中
輒一月寒食莫敢煙爨老少不堪歲多死者舉乃作
弔書置子推廟言盛冬去火殘損民命非賢者之意
宣示愚民使還溫食於是衆惑稍解風俗頗革

張奐拜武威太守其俗多妖忌凡二月五月產子及與
父母同月生者悉殺之奐示以義方嚴加賞罰風俗
遂改

隋岷州土俗畏疫一人有病合家避之父子夫妻不相
看養由是病者多死刺史辛公義欲變其俗分遣人
巡檢部內凡有疾病皆以牀輿來安置廳事暑月廳

廊皆滿公義親設一榻坐其間對之理事所得秩俸盡用市藥爲迎醫療之躬勸其飲食於是悉瘥乃召其親戚諭之曰生死有命豈能相染前汝棄之所以死耳今我聚病者坐卧其間若言相染那得不死汝等勿復信之皆慙謝而去此風遂革

梁毗爲西寧州刺史先是蠻夷酋長皆服金冠以金多者爲豪由是遞相陵辱每尋干戈邊境略無寧歲毗患之後因諸酋長相率以金遺之於是置金座側對之慟哭謂曰此饑不可食寒不可衣汝等以此相滅今將此來欲殺我耶一無所納於是蠻夷感悟遂不

相攻文帝聞而善之

唐李德裕爲浙西觀察使南方信襪巫雖父母癘疾子棄不敢養德裕擇長老可語者諭以孝慈大倫患難相收不可棄之義使歸相曉勅違約者顯寘以法數年惡俗大變

宋李允則再守長沙湖湘之地下田藝稻穀高田水力不及一委之碁莽允則一日出令曰將來并納粟米稈草湖湘之農夫且未知粟米稈草爲何物也或曰惟襄州有之可購致也湖民皆往襄州每一斗一束至湘中爲錢一千自爾誓以田藝粟至今湖南無荒

田粟米妙天下焉

慶曆中廣州蕃商珍珠沒官上命出禁中錢易之以賜張貴妃禁中因是於上前乞旨和買京師珠價騰踴上頗知之一日於別殿賞牡丹妃嬪畢集貴妃最後至乃以珍珠爲飾以誇同輦上望見以袖掩面曰滿頭白紛紛地全沒些忌諱妃慙赦起易之乃大悅自是禁中更不戴珍珠價大減

陳希亮知雩都有巫覡歲歛民財祀鬼謂之春齋否則有火災且訛言緋衣三老人行火希亮禁之巫不敢犯而火亦不作毀淫祠數百區勒巫爲農者七十餘

家及去父老泣送之曰公公去恐緋衣復出矣

劉彞知虔州俗尚巫鬼不事醫藥彞著正俗方以訓之斥淫巫使以醫易業俗遂變

范忠宣公帥太原河東地狹民惜地不葬其親公俾僚屬收無主燼骨別男女異穴以葬又檄諸郡倣此不下數萬計仍自作記凡數百言曲折致意規變薄俗時元祐六年也

戚綸知秦和縣縣俗多誣訟綸至先設獄具比他邑數倍民以悚駭乃作諭民詩五十絕皆俚俗易曉之語俾之諷誦限曰半年不悛者當以苛法治之民相戒

不敢犯

國初顧文昱知泰和州前守吳去疾以州民好訟告文昱憮然曰民有冤抑守弗爲理民將安訴頃之訟者兩集文昱乃自書榜聯紙長數丈誨諭諄切民爭來觀觀已去不訟者十二又俾訟者居譙門上思三日然後得訴思不三日去不訟者過半矣乃擇吏醇謹者一人置簿受訟詞而勾稽其始末民誠負冤輒爲疏理願悔自止者聽不問未兩月民不復訟

丁文昇爲廣東僉事民訟多不情文昇於司左建亭扁曰三思民有訟者卽諭造亭坐而思焉由是民訟日

少至今美之

蔡光爲江華令夷俗祭纛殺降虜童男子拋於鋤不忍見聞光曰此未可以法令諭也會峒中病疫光密召境內巫師語之曰汝等降神峒中但云天厭用人以祭故降之疫若代以牲則降福於是徭人大懼迄今祭用牲矣

止訛

漢成帝建始中關內大雨四十餘日京師民無故相驚言大水至百姓奔走相蹂躪老弱號呼長安中大亂大將軍王鳳以爲太后與上及後宮可御船令吏民

上城以避水群臣皆從鳳議石將軍王商獨曰自古無道之國水猶不冒城郭今何因當有大水一日暴至此必訛言也不宜令上城重驚百姓上乃止有頃稍定問之果訛言於是美商之固守

馬援爲隴西太守旁縣嘗有報怨者吏民驚言羌反百姓奔入城郭狄道長詣門請閉城發兵援方與客飲大笑曰燒虜何敢復犯我曉狄道長歸守寺舍良怖急者可牀下伏後稍定郡中服之

燒虜卽燒羌也

馬嚴爲陳留太守時京師訛言賊從東方來百姓奔走轉相驚動諸郡惶急各以狀聞嚴察其虛妄獨不爲

備詔書勅問使驛係道嚴固執無賊後卒如言

唐玄宗初民間訛言上采女子以充掖庭上聞之令有司具牛車於崇明門選後宮無用者載還其家訛言乃息

王守澄惡宦者田全操等六人李訓鄭注因遣分詣鹽靈等道巡邊詔六道使殺之會訓敗六道得詔皆廢不行全操追忿訓注之謀在道揚言我入城凡儒服者盡殺之乘驛疾驅而入京城訛言寇至民驚走諸司奔散鄭覃李石在中書覃謂石曰耳目頗異宜出避之石曰宰相位尊望重人心所屬不可輕也今事

虛實未可知堅坐鎮之庶幾可定若宰相亦走則中外亂矣且果有禍亂避亦不免覃然之石坐視文案沛然自若勅使傳呼閉皇城諸門金吾將軍陳君賞曰賊至閉門未晚請徐觀其變不宜示弱至晡乃定是日坊市惡少皆望皇城閉卽欲剽掠非石與君賞鎮之京城幾再亂矣

宋張詠知益州民間譌言有白頭翁午後食人兒女一郡譏然至暮路無行人詠召其屬謂曰近者譌言惑衆汝歸縣去訪市肆中歸明人尚爲鄉里患者必大言其事但立證解來明日果得之詠戮於市卽日怙

然詠曰妖譌之興沴氣乘之妖則有形譌則有聲止譌之術在乎識斷不在厭勝也

真宗時西京訛言有物如鹿帽夜飛入人家又變爲犬狼狀能傷人民恐每夕重閉深處操兵自衛至是京師民訛言帽妖至達旦叫譟詔立賞格募告爲妖者知應天府王曾令夜開呈門有倡言者卽捕之妖亦不興

天聖四年夏大雨傳言汴口決水且大至都人恐皆欲東奔帝以問王曾曾曰河決恐未至此第民間妖言耳不足慮也已而果然

張方平徙知益州未至西南夷有邛部川首領者妄言
儂智高在南詔欲來寇蜀攝守大驚調兵築城民大
驚擾朝廷聞之發陝西步騎戍蜀兵仗絡繹相望於
道詔趣方平行許以便宜從事方平曰南詔去蜀二
千餘里道險不通其間皆襍種不相役屬安能舉大
兵爲智高寇我哉此必妄也當以靜鎮之道遇戍卒
兵仗輒遣還入境下令邛部川曰寇來吾自當之妄
言者斬悉歸所謂兵罷築城之役會上文觀燈城門
皆通夕不閉蜀遂大安已而得邛部川之譯人始爲
此謀者斬之而流其餘黨

國朝嘉靖己亥冬內外訛言 帝將復巡承天有司爭
歛民財備供億拘執車馬廢民生業霍韜奏請禁之
工部請急撤沿途行宮訛言自息有司不得以藉口
帝命急行之

益智編卷之五

卷

益智編卷之六

政事類三

弭盜

漢張敞守京兆尹長安市偷盜尤多百賈苦之敞既視
事求問長安父老偷盜酋長數人居皆溫厚出從童
騎閭里以爲長者敞皆召見責問因貫其罪把其宿
負令致諸偷以自贖偷長曰今一旦召詣府恐諸偷
驚駭願一切受署敞皆以爲吏遣歸休置酒小偷悉
來賀且飲醉偷長以赭汙其衣褌吏坐閭里閱出者
汙赭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窮治所犯或一人

益智編卷之五

益智編卷之六

政事類三

弭盜

漢張敞守京兆尹長安市偷盜尤多百賈苦之敞既視事求問長安父老偷盜酋長數人居皆溫厚出從童騎閭里以爲長者敞皆召見責問因貫其罪把其宿負令致諸偷以自贖偷長曰今一旦召詣府恐諸偷驚駭願一切受署敞皆以爲吏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且飲醉偷長以赭汙其衣褌吏坐閭里閱出者汙赭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窮治所犯或一人

十餘發盡行法罰由是枹鼓希鳴市無偷盜

西魏韓褒爲北雍州刺史州多盜賊褒密訪之並豪右所爲而陽不知之厚加禮遇謂曰刺史起自書生安知督盜所賴卿等共分其憂耳乃悉召傑黠少年素爲鄉里患者置爲主帥分其地界有盜發而不獲者以故縱論諸被署者莫不惶懼首伏曰前盜發者並其等爲之所有徒侶皆列其姓名或亡命隱匿者亦悉言其所在褒乃取盜名簿藏之因大榜州門曰行盜者可急來首卽除其罪盡今月不首者顯戮其身籍沒妻子以賞前首者旬日之間諸盜咸悉首盡褒

並原其罪許以自新由是群盜屏息

建武中郡國群盜處處並起郡縣追討到則解散去復屯結光武遣使者下郡國聽群盜自相糾擿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其牧守令長坐界內有盜賊而不收捕者及以畏悞捐城委守者皆不以爲負但取獲賊多少爲殿最惟蔽匿者乃罪之於是更相追捕賊並解散

唐崔安潛爲西川節度使出庫錢千五百緡分置三市勝其上曰能告捕一盜賞錢五百緡同侶告捕釋其罪賞同平人未幾有捕盜而至者盜曰汝與我同盜

十七年賊皆平分汝安能捕我安潛曰汝既知吾有
勝何不捕彼以來則彼應死汝受賞矣既爲所先死
復何辭立命給告者錢斬盜於市於是諸盜相疑無
地容足散逃出境

周中書舍人竇儼上疏請令盜賊自相糾告以其所告
貲產之半賞之或親戚爲之首則論其徒侶而赦其
所首者如此則盜不能聚矣又新鄭鄉村團爲義營
各立將佐一戶爲盜累其一村一戶被盜罪其一將
每有盜發則鳴鼓舉火丁壯雲集盜少民多無能脫
者由是一境獨清請令他縣皆效之亦止盜之一術

也世宗善之

漢渤海歲饑盜賊並起宣帝以龔遂爲太守召見謂遂
曰渤海擾亂朕甚憂之何以息其盜賊對曰海瀕遐
遠不沾聖化其民困於饑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
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耶將
安之也上曰選用賢良固將安之也遂曰治亂民猶
治亂繩不可急也惟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
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遂乘傳至
渤海界郡聞新太守至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勅
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諸持鋤鉤田器者皆爲良民

吏無得問持兵者乃爲盜賊遂單車獨行至府郡中
翕然盜賊聞遂教令卽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鉤鋤
於是悉平

鄧騭惡虞詡會朝歌賊數千人攻殺長吏州縣不能禁
乃以詡爲朝歌長故舊皆弔之詡笑曰事不避難臣
之職也不遇盤根錯節何以別利器乎始到謁河內
太守馬稜曰朝歌者韓魏之郊背太行臨黃河去敖
倉百里而青冀之民流亡萬數賊不知開倉招衆劫
庫兵守成臯斷天下右臂此不足憂也今其衆新盛
難與爭鋒兵不厭權願寬假轡策勿令有所拘闕而

已及到官設三科以募壯士自椽吏以下各舉所知
攻劫者爲上傷人偷盜者次之帶喪服而不事家業
爲下收得百餘人悉貫其罪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乃
伏兵以待之殺賊數百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備作
賊衣以綵縲縫其裾爲幟有出市里者吏輒擒之賊
由是駭散

宋朱齡石遷武康令喪亂之後姚係祖招聚亡命專爲
劫盜所居險阻郡縣不能討齡石至縣僞與係祖親
厚召爲參軍係祖恃其強盛謂齡石必不敢圖已乃
出應召齡石潛結腹心知其居北塗徑乃要係祖宴

會叱左右斬之率吏人馳至其家掩其不備莫有得舉手者悉斬係祖兄弟自是一郡得清

齊王敬則遷吳興太守郡舊多剽掠敬則錄得一偷召其親屬於前鞭之令偷身長掃街路久之乃令舉舊偷自代諸偷恐爲所識皆逃走境內以清

北魏李崇爲兗州刺史兗舊多劫盜崇命村置一樓樓皆懸鼓盜發之處雙椎亂擊四面諸村聞鼓皆守要路俄頃之間聲布百里其中險要悉有伏人盜竊始發便爾擒送自是諸州皆置樓懸鼓

刁雙除西兗州刺史時盜賊蜂起州人張桃弓等招聚亡命公行劫掠雙至境先遣使諭桃弓陳示禍福桃弓卽隨使歸罪雙舍而不問後有盜發之處令桃弓追捕咸悉擒獲於是州境清肅

唐高宗將幸東都慮盜多草竊命御史魏元忠檢校元忠閱赤縣獄得盜一人神采語言異於衆命釋桎梏襲冠帶乘驛以從與共食宿託以詰盜比及東都士馬萬數不亡一錢

狄仁傑使岐州亡卒數百剽行人道不通官捕繫盜黨窮訊而餘曹紛紛不能制仁傑曰是其計窮且爲患乃明開首原格出繫者廩而縱之使相曉皆自縛歸

帝嘆其達權宜

宋李常知齊州齊素多盜常痛治之殊不止他日得黥盜察其可用刺爲兵使直事鈴下間問以盜發輒得而不衰止之故曰此絲富家爲之囊使盜自相推爲甲乙官吏巡捕及門擒一人以首則免矣常曰吾得之矣乃令凡得藏盜之家皆發屋破柱拔其根株盜賊遂清

韓琦知鄆州京東素多盜捕盜之法以百日爲三限限滿不獲者抵罪盜未必得而被刑者衆琦請獲他盜者聽比折除過捕者有免之路故盜多獲朝廷著以

爲法

富弼言於仁宗曰訪有兇險之徒始初讀書卽欲應舉及其長立所學不成仕進無路心常怏怏頗讀史傳粗知興亡以至尋討兵書學習武藝因此張大胃膽遂生權謀乃與其徒密相結扇此輩縱無成謀亦能始禍乞命臣僚訪有此等之人作草澤遺逸薦於朝廷隨其所能量加恩命

按自古盜賊生發必有梟傑之輩爲之倡首愚民因於饑寒輕相扇動釀成大亂遂至土崩富公此議真遏盜之要術蘇長公請別開仕進之門李琮

請諭各路知州陰求豪猾之士使以告捕自効量
輕重酬賞秦少游謂銷亡大盜之術莫大乎籠取
天下之豪雋皆此意

曾鞏知齊州其治以疾姦急盜爲本屬民爲保伍使譏
察其出入有盜則鳴鼓相援每發輒得盜有葛友者
名在捕中一日自出首鞏飲食冠裳之假以騎從鞏
所購金帛隨之夸狗四境盜聞多出自首鞏外示章
顯實欲携貳其徒使之不能復合也自是外戶不閉
廣濟蔡河出扶溝縣境瀕河不逞之徒專以脅取舟人
財物爲事歲必焚舟十數以立威程明道爲令始至

捕得諸人不復根治舊惡但分地而處之令以挽舟
爲業且察爲惡者自是縣境無焚舟之患

國朝萬觀知嚴州七里礮漁舟數百艘晝漁夜竊行旅
患之觀令十艘爲一甲各限以地使自守由是無復
有警

金牛德昌爲萬泉令屬蒲陝洊饑群盜充斥城門盡閉
德昌到官即日開城門縱百姓出入榜曰民苦饑寒
剽掠鄉聚以偷旦夕之命甚可憐也能自新者一不
問賊皆感激解散縣境以安

國朝黃瓌守化州賊胡公威擾害地方瓌乃募民驍勇